

谈艺现象

深度对话,解读现象

新中国成立以后,有不少亲历了战争血火的官兵,利用业余时间把自己的亲身经历用文学的形式表述出来,其中的部分精品力作成为了日后的“红色经典”。

军营生活是军旅文学的源头活水

作家石钟山谈怎样坚持业余文学创作

■韩光

“热爱是最好的老师。既然热爱,一定要把基础打牢。”

“想进行文学创作,当然是件有意义的好事,但基层官兵的主业是保卫祖国、练好战斗技能、增强打赢本领,创作必须在业余时间进行,绝不能占用正课时间。”

在我开始业余创作之初,津贴费都用来买书了。为了不打扰战友们,读书、学习、写作大都在水房里完成。我给自己设立了“五年计划”,在目标中也设置看得见摸得着的小理想。

对初学写作者而言,最重要的就是阅读。写作者的文学准备都是从阅读开始的,想进行文学创作必须“吃”大量的文学名著。只有吸收了足够的文学养分,把基础打得扎实了,才有后劲儿。

“认真地积累素材,从自己熟悉的人和事写起。”

后天的教育对作家而言至关重要。所谓教育,并非专指学校教育。一个人要放到生活环境中去磨砺。现实生活是

作家最好的老师和训练场。火热的军营生活,有着丰厚的创作资源。身处其中的基层官兵在阅读的基础上,一定要多观察,做个有心人。此时此刻你的观察、你的经历,都可能是你未来的创作源泉。

文学创作往往都是从自己的身边人和事开始的,要写自己熟知的,又不要拘泥于自己的世界,要有大局观和前瞻性。只有这样,自己的作品才不会落伍,不会过时。不要抱怨自己没有生活。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生活在现实之中,发现身边的美,发现身边的可爱之处,这些都会成为我们作品当中的一部分。

笔者了解到,石钟山进入文坛的第一个创作阶段,就是从写他自己当兵的

岁月开始的。他写自己的连队,写身边的战友,那个时期的代表作品有《大风口》《兵舍三味》《新兵三事》等。当他谈到从军对于写作生涯的影响时,眼角有些湿润。军营对石钟山来说,始终是难以忘怀的“故乡”。

“不要怕失败,坚持下去,总有柳暗花明的那一天。”

想走业余创作这条路,就不要怕失败。在失败面前不能退缩,而是要一个劲儿地坚持写下去。同时,还要有三五知己,不论是身边人,还是作品中的人物,一定要找到与我们心灵相通的人做朋友。

初学写作面对的一个主要挫折就是可能不断遭遇退稿,要在退稿的失败中磨砺自己的心性。面对退稿,绝不能灰心,可以找些同类型的作品,静下心来阅读,找出自身的差距。最好是重新写一次,就算还不成功,也因为再度创作了,会有新的收获和进步。

文学创作都会有瓶颈。业余作者遇到创作瓶颈无法突破自己的时候,可以暂时放一放,多去阅读,去发现和体会生活,用心、用生命去感受生活当中的每一个细节。放下写不下去的作品,过一段时间,用另外一个视角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可能会发觉自己生活当中的另外一种题材。一种题材写久了会陷入到自我的重复当中,再开掘另外一种新的题材,尝试一种新的视角,几种题材、几个作品轮流写作,这样使自己的创作不至于走进死胡同。换一种思维,换一种思考,对生活往往就会有崭新的发现,这样就能够突破创作当中的瓶颈,找到另外一个新的天地。不要怕失败,坚持下去,总有柳暗花明的那一天。

如何在创作中保持“常青树”一般的生命力,取决于我们对待生活的态度。把自己当成一个普通人,放下作家的架子,不仰视,不俯瞰,怀着一颗善良纯净的心,走进别人,也让别人走进自己。沉浸到生活的角色之中,做一个旁观者,同时也是参与者。品尝幸福与痛苦以及生活中的苦辣酸甜,让自己成为一个生活洪流中的普通人。只有在书桌前提笔创作时,自己的身份才是作家。

可以不把自己当回事,但一定要把别人当回事。勇于承担家庭和社会责任,在思考中认清自己。一个作家不能完全彻底地剖析自己,肯定很难了解他人。以自我为中心,努力伸展生活的触角,扩大想象的空间。生活空间和心灵空间叠加在一起,便是作家的创作园地了。像农民热爱自己的土地一样,深耕属于自己的园地,创作才能饱含激情,也注定会有不错的收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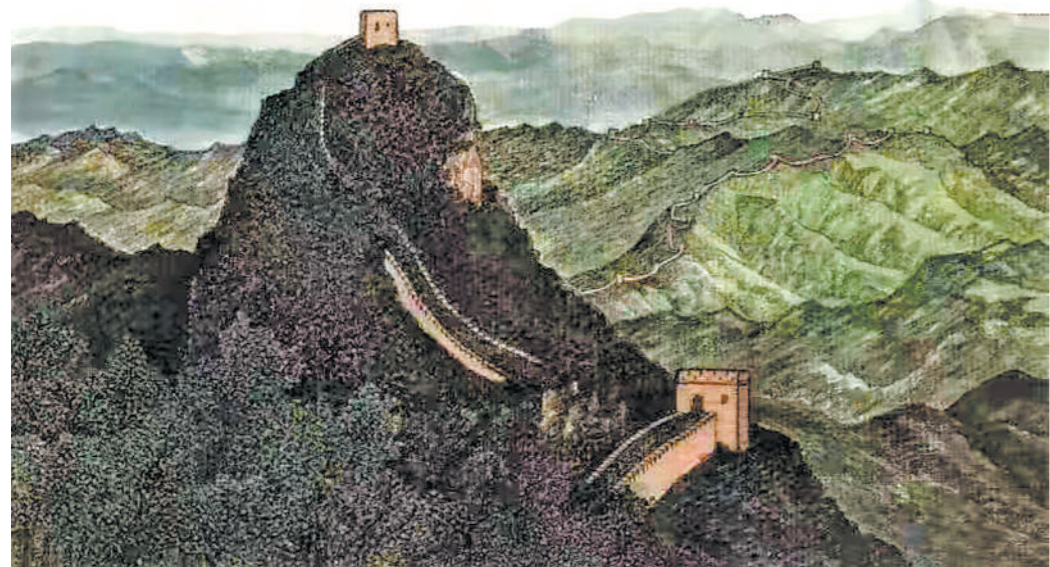
古城雄峙(中国画)

长征

第五三〇九期

崔晓东作

作家石钟山谈怎样坚持业余文学创作



英雄叙事的新姿态

■徐贵祥

佳作读评

品味艺境,引领审美



1995年夏天,一位军旅文艺评论家写了一篇文章《在茫茫星空中寻觅自己闪光的位置》,其中有这么一段话:“粗犷豪壮,雄健洒脱,带着金戈铁马的阳刚之气,是作者写军旅生活的小说的明显特点。他表现军营和军人日常生活往往取正面强攻这类难点较大的角度,却仍能保持单调严谨的军营生态写得情趣盎然、神采飞扬……”这段话出自“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1995年卷小说集《弹道无痕》的序言。

可能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寻觅”这两个字进入了我的创作生命,时时刻刻在我的血液里奔流,直到“寻觅”多年后,直到我“新星”变成了编委,直到胡月的小说集《茉莉》出现在我的眼前。

蓦然回首,时光已经飞奔了27年。时光也给我布置了一道课题,该怎样看待今天的“文学之星”,该怎样理解今天的军事文学,该以什么样的姿态同后起之秀们相处,能不能像我的前辈帮助我那样,给我的晚景以精准的定位和有益的提示?

胡月是我的学生。作为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文学创作专业的硕士生,她在读的时候,我给她们上过几堂课,传授过我写小说的经验 and 思考,更多的是给予阅读建议和进行写作的基础训练。我自认为对我的学生是了解的,若干次论文答辩和作业批改,让我熟悉了他们的招数和风格。但是时隔几年,中华文学基金会的同志寄来胡月的短篇小说集《茉莉》的书稿,我还是感到惊讶了,眼前的作品陌生得不像是我的学生写的。这种陌生让我想到了一系列成语和古训——“文无定法”“后

扇动军旅小说创作的翅膀

■胡月

创作心语

耕耘人文,探寻崇高

这个片断是一个叫作杨宏的指导员讲给我听的。司令员即将离开,他向官兵们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海浪不断涌过黑色的礁石,拍打着冬日里孤寂的小岛。官兵站在一块礁石前,不断呐喊:“我守海岛,请党放心!我守海岛,请党放心!”潮湿的海风夹杂着腥咸的气味不断向小岛刮去,灰蒙蒙的大海承载着官兵一遍又一遍坚定有力的喊声,让已经进入了舱舱的司令员再一次走出来。他眼含热泪,举起右手,又一次向守岛的官兵敬了一个军礼,然后才缓缓离开。那个小岛是灰色的,藏在混沌的海天之中。如果不是在一次边防行的采访中,我偶然踏上这个小岛,也许我永远都不会如此清晰深刻地感知,青春会以这种方式缓慢而不息地流淌。岛上战友们的生活,早就大大地超出了“我以为”。

同样的心灵震撼发生在另一年的早春。我搭乘的吉普车绕着一个又一个圈,向山顶驶去。在更早的一个月里,官兵上山执勤,都是徒步而行,遇到大雪封山,一两个月都下不来。车子不知盘旋了多少圈,眼前的世界彻底变成一片雪白,我终于抵达了山顶的哨所。至今,我都不能忘记那种彻骨的寒。在哨所站了不到5分钟,我的脚仿佛没有穿鞋一样,冻得麻到了小腿。我站在那里,仿佛生了根的小树,只有上半身是有知觉的。当时的我还没有开始任何采访,就已经被这种寒冷扰乱了思绪。我看着眼前战士们清澈的目光,心

生可畏”“弟子不必不如师”等。读懂胡月的小说是需要费点力气的,不仅因为她构筑的世界离开了传统叙事的土地,还因为她的世界离地面并不远,但它是悬浮的、移动的、变幻的。它离开了你的认知,又没有摆脱你的经验。你抓不住它,触不到它,但是你总是能看见它并且听到它的声音,闻到它的味道。

短篇小说《龙虾》写的是水下鱼虾的故事,讲的却是人间社会的奥秘,那种含混恰恰透露出一种隐喻的色彩。在胡月为数不多的作品中,引起文学评论界关注较多的可能要数《茉莉》。小说讲的是一个名叫乾成的志愿军战士,在负伤回国路上的种种遭遇和在死亡阴影笼罩下的生命体验,带着浓厚的魔幻色彩。在这一路上,乾成自己也一本正经地讲了一个写实的故事。这个以抗美援朝战争为题材的小说写得虚实相间,如梦似幻,在时间和空间的距离上忽近忽远,同传统的现实主义模式拉开了较大的距离,却又有那么多似曾相识的体验,引人入胜,扣人心弦,也耐人寻味。直到读完全篇,我们才得到肯定的答案,这是一个逝者讲述的故事,这一切都是那个名叫乾成的志愿军战士在迎向死亡的那几分钟里的幻觉、回忆或者说梦吧。

梦是一个很奇妙的东西,不仅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在记忆里叠印各种景象和事件,而且能像电影一样快速切换画面。梦,让作家们发现了一些讲故事的新手段,利用梦境世界可能的存在,在时间和空间上大做文章,让叙事者梦见人物的梦,让此人物的梦与彼人物的梦交织纠缠,将复杂历史中的散珠碎玉有机地组合在一起,也将作者的情感和哲思贯穿其中。较之“说来话长”的线性结构和“各表一枝”的穿插结构,通过梦境和呓语,不仅叙事更加方便,也似乎更能击中人心。

可以说,胡月已经窥见了文学创作的一些奥秘。新近揭晓的“第十届辽宁文学奖·新锐作家奖”,亦是对她的新质创作的充分肯定。她的探索已经起步了。《茉莉》采用的叙事视角很巧妙,可以同历史对视,同历史中的人物互相打量,彼此寻觅,寻觅那个时候的“我”和那个地方的“我”。今天的“我”,或许就是昨天的“他、她、它”。正因为具有这种“无限性”的便利,所以这种视角成了现代叙事者比较看好的选择。在阅读《茉莉》的时候,我的脑子里不断地闪现出胡月上课的那间教室,想到了张志强、李浩等老师对叙事学的讲授。从胡月的作品里,我看到了原军艺文学系老师们启发和引领的身影。就像当年我的小说入选“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一样,胡月也是从文学系的那间教室出发的。

作为对小说形式的探索,《茉莉》《龙虾》等作品无疑达到了或者说部分达到了目的,因而也可以说它是成功的,甚至可以说,它为英雄主义精神的表达实践了另一种可能性,展现出战争文学新的表情、英雄叙事新的姿态。但是胡月毕竟是一个刚出校门不久、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仍然有很多迷茫、困惑的年轻作者,把她的作品同那些现代派大师的各种理论联系起来,恐怕为时尚早,说她已经形成了某种风格也有些牵强。不客气地说,从目前的几篇作品看,显然还很稚嫩,现代小说叙事手法的运用还有些生涩,或多或少有些生搬硬套的痕迹,虚与实、远与近的调度不那么从容,也给阅读造成些许障碍。

如果说《龙虾》《茉莉》《士兵邂逅》《蚂蚁的部队》等小说显露出明显的形式感,那么,《流水的营盘》和《还乡》等小说以传统的手法,老老实实地讲故事,而且同样把故事讲得有声有色,又让我看到了胡月小说的另一重面相。她的探索不仅是形式层面的,不是仅停留在“怎样讲故事”的技法探索,不是刻意地“炫技”,而是在形式探索的同时,胡月没有放弃“讲什么故事”的思考。在文学创作中,形式服务于内容,“怎样讲故事”固然重要,但是“讲什么故事”还是根本性的问题。在我看来,“讲什么故事”其实是形式追求的重要方面,故事的内容是更加高级的形式。我想,胡月是明白这个道理的。

还是以《茉莉》为例,这个看起来比较有现代意味的小说,其实是来自真实的生活。为了写作这个故事,胡月在某个假期里多方奔走,采访了多位志愿军老兵。就像一个厨师,她首先在生活的田野里采摘了足够的食材,然后才有可能调制出一道佳肴。同样,也正是因为她的双脚始终踩在生活的地面上,她的作品才饱含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她以新的视角、新的结构和诗一样灵动的语言营造的形象空间,让沉睡其中的英雄重新活过来、动起来,让我们穿越万水千山和岁月的阻隔,眺望英雄们用生命绽放出的精神之花,闻到了茉莉花香。

“21世纪文学之星”青年创作扶持行动,到胡月这一届已经连续了28年,扶持了将近300名文学青年出版第一本书,其中获奖者众多,在社会上产生广泛影响者众多。丛书的结集出版,标志着他们的文学“寻觅”正式上路了。他们的探索应该是全方位的,路径应该是灵活的,姿态应该是多变的。一代代“新星”用自己的闪光照亮了“21世纪文学之星”的品牌。我们期待,胡月和本届“21世纪文学之星”们,脚踏实地,砥砺前行,在群星灿烂的文学天空中找到自己闪光的位置。

生敬佩和感动。在谈论“我的写作”时,这些记忆如同海浪般向我涌来。我的写作动力很大程度上与这些记忆有关,与藏在其中的心灵震颤有关。去年,我到沙漠戈壁中的铁路线执行任务。刚住进那里的营房,就发现烈日在与我对视,用全部热量包围着一切。我顺手拉动屋里的窗帘想挡住烈日,没想到,我这一下随手的拉扯,竟让窗帘内侧的塑料衬布变成一堆碎末,我极不好意思地跟这里的军代表道歉。他安慰我说:“不是你力气大,而是这里的日头经常晒化东西。”几天之后,这里迎来了第一场久违的稀疏小雨,再一次让我看见了某种不同。除了我,这里的军代表都像晴天一样走进雨中,并未因没带雨具而陷入停顿。山东人孙东让柔软的雨润湿双手后,带着喜悦回头对我说:“你来得真是时候,只要下雨,地上的草就能长出来了。”大漠里的草可以在炎炎烈日中部分地遮盖黄沙,这就在某程度上修缮了“艰苦”一词的含义。我想,这些常年在沙漠戈壁中工作生活的军代表们并未意识到自己的改变。雨,被他们赋予了特殊含义。它可以刮落烈日、洗涤黄沙,催生青翠的矮草。它,代表着润泽、希望和生机。

巨大震撼。我在自己的写作中,也在尝试这种形式上的探索。

在我看来,生活经验让我们得到很多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场景和细节;阅读经验则作为现实经验的更深更广的拓展,为我们提供新颖、丰富的文学形式。我写下的是生活,但我更愿意对自己所见的现实加以充满想象力的改造,拨展出新的高度,小说《龙虾》便是这样的尝试。尽管我的写作之路刚刚开启,作品还不成熟,但是军旅文学的光荣传统和巨大魅力如同横亘在我脑海中的巨大羽翼,时刻不停地扇动着。我的想象,我的探索皆由此而生。